

● 新编武侠系列

雷神震天

2

南田泰藏



远方出版社

新编武侠系列

雷神震天

(二)

远方出版社

第一三章 龙出岛平绝祸根

两人这一掌才对完，后面已传来另一声砰然大响。

童天琪闻声一怔，倏然倒退一步，侧身转了过来，目光到处，俊脸突然一变，闪电飞身扑了出去。

“血煞”也在童天琪身后同时追了上去。

原来，“虬鲸”孟龙十拿九稳的一掌，虽然击中了怪物巨尾没扫中众人而突然转身扑过来“血煞”头部，但却未将它击退，而陷身险境中。

童天琪凌空一闪，正在“血龙”张开血盆大口，罩向“虬鲸”孟龙头部的同时，他已冷叱一声，拍出雷霆万钧的一掌。

“轰然”一声震天动地的大响，“血龙”一颗大头颅，被震偏了九十度，带着一声震耳厉吼，两条巨大的后腿一刺地面，倒飞出十几丈远，童天琪这一掌，可能打出了“血龙”的怒火，大吼连声，轰得石室之内一片混乱，难辨其他声响。

“虬鲸”孟龙本已准备好用力作最后一拼了，却没料到

他没把握的一掌尚未拍出之前，童天琪已替他解了一难。

大嘴窘迫的一咧，“虬鲸”孟龙扭头大声道：“小子，谢……呔，龟儿子，你专找便宜。”话声未落，“虬鲸”孟龙跃起一掌，从童天琪头顶上拍了出去。

童天琪心思何等灵敏，见状立时明白过来，倏然转身侧出三尺，这时，室内已传来另一声轰然大响。

随后追击而至的“血煞”二度失手，被震退好了几尺，凌空飘落地面，丑脸上的颜色，更显得难看。

童天琪阴冷的扫了“血煞”一眼，冷漠的道：“尊驾对这畜性的稟性摸得很熟，因此，这段时间内，它倒成了你的得力助手了，恐怕，只是限于这段时间。”

“血煞”扭头望望业已静了下来，正自虎视眈眈凝视着三人的“血龙”，阴沉的冷笑一声，道：“只怕并不限于这段时间吧？你姓童这段时间内，了解了它些什么？”

童天琪冷漠的一笑道：“尊驾可要听听对不对？”话落突然沉喝一声，道：“孟龙留心。”声落，人与“血煞”同时凌空跳了起来，巨尾忽的一声从脚底下扫过，落地倏然转身，而对着“血龙”，动作与“血煞”完全一样。

“轰然”一声大响，“血煞”双掌拍出的全部劲力，整个击在激射而击的“血龙”头上，但是，“血龙”巨大头颅速度只缓了一缓，带着一声震耳的怒吼，重以快捷无伦的速度扑了上来，一闪已到了“血煞”胸前。

“血煞”原知道自己这一掌没有多大把握，但为了怕童天琪追击，却又无法骤然决定是否飘身急退，就在这一迟疑之际，便已失去了闪避的机会！

运功出掌已来不及，生死一瞬间，“血煞”本能的抬起两只鬼爪般瘦手抓“血龙”的上下颚。

童天琪见状俊脸上神色突然一变，紧接着，星眸中闪射出一缕奇芒，也许，就在这眨眼的刹那之间，他已决定了一件大事。

以快得不可思议的速度，童天琪暴叱声中，双掌以雷霆万钧之力，拍向了“血龙”的巨头。就在“血龙”的巨口快要接近“血煞”的双手之际，童天琪拍出的掌力已然到达。

“轰然”一声大响，“血龙”一颗大头重又挨了一计重击，偏了开去，厉吼声中，重又退了回去。

此时“虬鲸”孟龙大叫道：“嗨！小子，那不是我，你救错人了。”

童天琪冷漠的一笑道：“我知道。”

死里逃生，“血煞”的丑脸上除了仍有惊悸之外，没有一点感激之色，猛然暴退四尺，冷笑道：“童天琪你一生中大概都不打算认错吧！”

童天琪阴冷的一笑道：“童某救你可不是出于错误，更不是出于仁慈，而是，童某方才要说的话尚未说完之故。”

“血煞”也知道童天琪决不可能看错人，但却想不出他救自己的目的何在，当下冷笑一声，道：“童天琪，你可是要找机会向老夫表露你的料事观物的奇才？”言下充满讽刺之意。

童天琪冷漠的一笑道：“除此之外，童某还想把在下的计划也告诉尊驾？”

“虬鲸”孟龙闻言急声道：“小子，别开玩笑，哪有把计

划告诉别人，而叫人有所准备的。”

童天琪望了石室中央虎视着的“血龙”一眼，淡漠的道：“这计划只能令他着急却使他无准备。”

“血煞”心头一动，故做轻蔑的一笑，道：“童天琪，你不觉得自己太自负了些吗？”

童天琪阴沉的一笑道：“童某是否自负，尊驾听完就知道了，现在，咱先谈谈这畜牲的禀性吧！”话落冷冷一笑道：“贵岛一向以具有武功的人喂它，因此，开头吃过亏，而养成先以尾扫过之后，再用嘴咬的习惯，扑人之前，必然先静静的观察一阵，此话大概没错吧！”

“血煞”闻言心头一震，冷笑道：“对与不对，你姓童的就知道了。”

童天琪冷漠的一笑道：“不错，事实胜于强辩，现在谈谈童某的计划了。”话落抬眼望望“血煞”，突然问道：“这东西该不是出生于此地的吧？”

“血煞”一时之间猜不透他的话意，冷笑道：“由它脚上的软钢绳三岁孩童也知道它并非出生于此，童天琪，你这点观察成果不卖弄也罢！”

童天琪冷冷一笑道：“它既非生于此地，而却能进入此地，不问可知，石地虽硬，却阻不了它那破地钻洞的能力。”

“血煞”阴声道：“老夫相信你是由它足系的柔钢绳上而联想到的。”

童天琪星目中杀机一闪，冷声道：“它皮厚胜似精钢，刀掌难伤，贵岛巧妙埋藏于礁石中的那些暗器名手，所发的那些麻醉毒针，必然也伤不了它，此言尊驾以为如何！”

直到此时，“血煞”才明白童天琪说了半天的真正目的，老脸骇然一变，深深吸了一口冷气，强自镇定的道：“童天琪，只可惜本岛没试过，无法给你正确的答复。”

童天琪看出那蠢蠢欲动的怪物，冷酷的笑道：“此物一向是贵岛用来杀害同道，排除异己的工具，贵岛主确实聪明过人，但是，不知是他遗忘了一点，有一天，别人会把它放出去，靠它破土打洞的天赋，靠它皮厚如钢的鳞甲，把九幽岛踏为平地，九幽岛是靠了它与那些埋在礁石中的暗器手而成名的，同样的，也要破败在两者中间的一个。”

“血煞”闻言大惊，他知道“九幽岛”上的毒针伤不了“血煞”，如果“血龙”真个逃了出去，则“九幽岛”势必化为平地无异。

“九幽岛”上这些埋伏于礁石中的暗器，大都是九幽岛主花尽心血罗致来的江湖上的暗器名家，一旦全毁，他就是活着见了“九幽岛主”只怕也难活着退出，独抗童天琪与“虬鲸”孟龙，他自知没有这份能力，于是，自然而然的他想到了另一着，在“血龙”出困这前，撤走“九幽岛”上的所有暗卡。

意念既决，“血煞”强自镇定的冷笑一声，道：“童天琪，仍用尊驾的话，事实会证明一切。”

一段长时间窥伺过后，“血龙”又缓缓立了起来，这次，它不敢再像上次一样的猛撞过来了，因为，这次它找的是童天琪。

童天琪迅捷的扫了“血煞”一眼，，只见他双目又在扫视对面那石壁上十丈左右处的那块石壁。

就在这时，突然“虬鲸”孟龙大叫道：“小子，注意！”

童天琪的星眸虽曾在“血煞”脸上扫了一遍，但却没放弃监视“血龙”的动静，“虬鲸”孟龙喝声才落，童天琪已霍然转过身来，正好迎上飞扑而到的“血龙”。

“血煞”等的正是这个大好时机，一见童天琪转身，他倏然腾身，闪电似的从“血煞”尾后绕向石壁对面飞射而去。

这时，童天琪双掌已扬了过来。

“虬鲸”孟龙与童天琪虽是初识，但却忠心不二，此时，他唯一担心的就是童天琪的安危，早以聚功以待，防备万一，倒把“血龙”的存在忘了。

童天琪双掌一扬，“血龙”曾吃过他的大亏，一见他扬掌，一颗巨头不由自主向左侧偏了过去。

这时，“血煞”已到了对面石壁之下，正向一块石壁右侧的一块黑色石块飞奔过去。

童天琪一见“血龙”偏头，心中顿时一喜，沉声警告道：“孟龙注意应付它！”声落双足一登，飞身向“血龙”腹下激射进去。

“虬鲸”孟龙见状大吃一惊，脱口喝道：“小子，你疯了。”嘴里虽然在喊，一个高大的身体，却毫不考虑的向“血龙”正面飞奔而去。

他这一做，原本担心童天琪的安危，而不加思索付诸的行动，不想这一着他却完全走对了！

“血龙”一见有人正面攻来，血盆大口突然一张，由下而下，迳向“虬鲸”孟龙头上罩了下来。

“虬鲸”孟龙此时已忘了自身安危，暴喝一声道：“王八羔子，你就看准老子好欺负了。”话落铁掌一挥，纵身激射而起，猛然向“血龙”腮膀子上捆了下去。

“血龙”高大犹如一座小山，四脚一支，底下足有两三丈高的距离，童天琪毫无阻碍的通过血龙腹下，到了“血龙”缚钢索的右腿下，伸手抓起地下软钢索，使足功力，猛然向左右一分。

这时，“血煞”已接过黑石钮，在他头上十丈左右处，已开出一个八尺多高，四尺多阔的洞口，毫无疑问的，此处一定通着外面。

一切如此顺利，“血煞”丑脸上下不由浮出一丝得意的奸滑笑意，倒退三尺，待涌身射出，突听室内传来“轰然”一声大响，以及“血龙”震怒已极的怒啸厉吼之声。

几乎是人类一种本能的反应，“血煞”一回头，心神不由一震，只见“血龙”怒目圆睁，嘴角上正汨汨的流着鲜血，正向退在石室一角，右臂流血如注的“虬鲸”孟龙进逼过去，再向“血龙”右足下一看，心头不由一震，暗道：“不好，血龙被那小子放开了。”

一怔之后，他突然想到了自身的安危，才待涌身跃上，突听上面一个冷漠的声音阴冷的笑道：“多谢尊驾替童某开了这条简短的通路。”

“血煞”闻声急忙沉气煞住欲冲上去的身体，一张丑脸立时变得苍白而无色，愕然一阵，忍不住破口大骂道：“童小儿，天下奸许之人，以你为最。”

童天琪阴冷的一笑道：“多谢尊驾夸奖了。”话落突然转

身被迫到室角的“虬鲸”孟龙，沉声道：“孟龙，身子向右移，让那畜牲的眼睛转向这边。”

“虬鲸”孟龙一只环眼紧盯着吃了大亏的“血龙”，豪放的应道：“俺还想与它再打一场呢？”

童天琪冷漠的道：“孟龙，现在不是拼力的时候，要拼力，等下还有你拼的。”

“虬鲸”孟龙环眼中奇光一闪，脱口道：“此话当真？”话落缓缓向右侧移动过去。

童天琪冷冷的向外扫了一眼，沉声道：“前来九幽岛相访的并不只你我二人。”声音十分阴森。

“血龙”身躯虽然庞大而显得笨重异常，但转动起来却灵活十分，“虬鲸”孟龙每动一步，它就紧跟着把头偏动一分。

童天琪握了握右手抓着一只鸡蛋大小的礁石，沉声道：“孟龙，记住，用我方才脱身之法脱身！”身子才落，右手一扬，礁石带着一声尖锐啸声直奔“血龙”左目奔到。

“血煞”冒死打开了逃生之路，却不想被童天琪捡了便宜，欲上不敢，一腔怒火不由自主全泄在“虬鲸”孟龙身上，双掌之上，聚满了功力，静待“虬鲸”孟龙脱困后，在他身上报复报复，但是，他忽略了聪敏过人的童天琪了。

“啪”的一声，一块礁石正击在“血龙”左目上，只见血光飞溅中，“血龙”突然飞身低头向“虬鲸”孟龙撞了过去。

“虬鲸”孟龙虽然早已有了准备，见状仍不免心惊胆战，当下哪敢待慢，身子猛然一横，倒地时从“血龙”腹下飞滚出

去。

“轰然”一击惊天动地的大响，“血龙”一个巨大的头颅已整个插进石壁中去了，石室受震，顶上灰尘石硝粉落如雨。

“虬鲸”孟龙险险的从“血龙”腹下滚了出来，才待起身，突然“血煞”阴沉的冷笑一声，道：“你不想起来吗。”话落扬起的枯掌已准备劈出去了。

就在这时，突听一个阴冷的声音道：“朋友，你又失败了。”话声一落，一只手掌已抵在“血煞”背上。

“血煞”红色的头发不停的波动着，身躯也不能自主的颤抖，虽然，背后的童天琪看不到他的表情，但是，他可以想象得到，那张丑脸一定是气得扭曲了。

这时，“虬鲸”孟龙已从地上跃了起来，还未等他开腔，童天琪已抢口沉声，道：“孟龙，走过来！”

“虬鲸”孟龙一怔，看看举手而不敢出掌的“血煞”咕噜道：“这红毛老怪专找机会计算人，留他活着干什么？”话虽这么说，但却不敢自作主张给他一掌，当下缓缓走到童天琪身侧，道：“干什么？”

童天琪右手缓缓抓住“虬鲸”孟龙的粗腕，突然沉喝一声道：“起！”声落转身向洞口飞射上去，起身的同时，左手反向背后缓缓推了出去。

倏然一个大转身，“血煞”厉喝一声，道：“老夫送你们一程。”声落双掌已拍了出去。

轰然一声大响，两人缓慢上升的速度突然一变，一闪抵达了洞口，敢情，童天琪早已料到他含有这一着了。

着地一松“虬鲸”孟龙的粗腕，童天琪倏然转过身来，冷漠的一笑道：“尊驾反身相送之礼，童某早就料到了。”

这是，室内又是轰然一声大响，“血龙”已把那颗大袋拉了出来，巨创激怒了怪物的凶性，头一拉出，陡然一转身，那颗灼灼的独眼已盯在“血煞”的身上了。

“血煞”闻声知变，恨极长笑一声，切齿道：“姓童的小辈，老夫今日只要不死，你我之间这笔帐总有结算的一日。”话落倏然转过身去。

童天琪冷然一笑道：“童某也希望你能不死！”

“虬鲸”孟龙此时已转过身来，脱口道：“小子，你不希望他死，只怕也不可能了。”

童天琪淡然一笑道：“实际上他真的死不了。”

“虬鲸”孟龙奇怪的问道：“你是说那红毛老儿真能打得过这畜牲？”

童天琪摇头道：“打是打不过它，不过，过一段时间，他会发现它那已瞎了的左目有助于他设法逃走。”

“虬鲸”孟龙更迷惑的问道：“这么说，你是真个希望他跑掉了？”

童天琪阴冷的一笑，道：“我固然不希望他能多活一时半刻，但是，此刻他活着却有利于我，权横轻重，所以我暂时不希望他死。”

“虬鲸”孟龙是个浑人，哪能考虑许多，闻言一愕道：“小子，很奇怪，你的话越说俺越不明白了。”

这时，室内“血煞”已与“血龙”周旋了起来。

童天琪冷淡的向室内扫了一眼，道：“你以为这里真是

‘九幽岛’的老巢吗？”

“虬鲸”孟龙毫不考虑的脱口道：“人家都这么说嘛。”

童天琪冷然一笑道：“‘九幽岛’如果真个能只靠这么几个暗桩而威震天下，只怕连三岁孩童也难相信，我们斗了这么久，你可看到一个前来相助血煞之人？如果说九幽岛的老巢内部守卫如此稀松，只怕早就被人瓦解了。”

“虬鲸”孟龙想了一阵，也觉得有理，但却想不出其他理由可以解释“九幽岛”的老巢不在这里，想一阵道：“那俺就不明白了，除了俺不知道外，为何武林中其他的人也都不知道呢？”

童天琪淡然一笑道：“血煞会带我们去？”

“虬鲸”孟龙一怔，道：“你跟他说好了？”

童天琪漠然一笑道：“到时候你就会知道！现在，我带你去看看那些在咱们之后登岛的人吧！”话落带着“虬鲸”孟龙向前走了十几步，突然反身一掌击向洞顶，立时石块落地，把洞道堵了起来，再向前走了约二丈左右，两人已到了出口处。

“虬鲸”孟龙脑袋向外一伸，看也没看清楚，就脱口道：“他们在哪里？”

童天琪冷漠的道：“向正面海边看。”

此处恰属全岛中央地带，地势最高，“虬鲸”孟龙穷尽目力向海边一望，老脸不由一变道：“是日月帮，‘月华会’的人，咦，好像会主也来了，嗨，奇了，‘九幽岛’怎么连日月帮也敢招惹了？来的人可真不少呢？”

只见正面海滩上，此时正雁翅般的左右摆开两排整齐的武士装束的汉子，为数不下五六十人，一色的皂衣，每人胸口绣有一个极为醒目的白色月牙，雁翅的中心地带，是一台极其高雅的四人小轿，由四个健壮如似男子的高大女人抬着，轿帘低垂，看不到里面坐的是个怎样的人物，垂帘正中，用白色明珠绣成一个月牙，黑夜之中，光彩闪烁耀目。

小轿的前面，是个袒胸露腹的矮胖和尚，这和尚，雪眉盈寸，满脸红光，鼻直口方，双目眼帘低垂，好似睡意仍未消失似的。

童天琪星目愕然在老和尚祥和的脸上盯视了良久，心说：“人真的不可貌像吗？像他这等慈眉善目的人，怎会加入日月帮呢？”

在老和尚前面，并排着四个七旬上下的老者，由形势上看来，轿后必然还有四个，只是无法推断那轿后是否还有这么一个老和尚。

“虬鲸”孟龙人虽然浑，但在江湖上却已跑了多少年了，一见那台小轿，不由自主的脱口收道：“月华妇人也来了？”

童天琪闻言心头一动道：“你是说那轿里抬着的人？”

“虬鲸”孟龙点头，道：“是啊！”

童天琪淡然一笑道：“那里面抬着的也许不是她。”

“虬鲸”孟龙道：“绝对是她，没人敢冒她的名。”

童天琪冷漠的一笑道：“你可曾见过月华妇人？”

“虬鲸”孟龙闻言一愕，想了半天才道：“没见过，没见过，不过，这倒并不是俺见闻少，江湖上的人谁也没见过她的真面目，不要说江湖上的人，就是日月帮的重要人物，也

没听说过有谁见过她。”

童天琪漠然一笑道：“连那日月帮之主也不例外吗？”

童天琪这一问，原是想驳倒虬鲸孟龙的武断，哪知，“虬鲸”孟龙竟然断然回答道：“烈日会与‘月华会’乃是因宗旨相同而联的，‘烈日会’负责白天的行动，月华会负责晚上的戒备，两个会主除了为共同的目标而照计划行事外，谁也不干涉谁。”

童天琪笑道：“两个会主既然不见面，这计划又怎么拟定呢？”

“虬鲸”孟龙一呆，道：“这个俺可就知道了，不过，武林中的人都这么说。”

童天琪未置可否的漠然笑了笑，心中却在暗自奇怪的思忖道：“孟龙久走江湖，人虽然浑些，见闻却十分广泛，如果他所说的是事实的话，这日月帮就真的更加神秘了，来日方长，现实必考虑这些，且看看她们有何行动。”

“月华会”的一千人在海滩上停了一会，突然那垂着眼帘的老和尚道：“夫人有令，前哨开始前进了。”

此令一下，雁翅形队伍最前端的两个人，突然大步向岛中央行来，其他众人，随后缓缓前行。

岛上鬼火仍在此起彼落的飞舞着，阴森的气氛并未因人多而消除。

“虬鲸”孟龙见状不由浓眉一皱，脱口道：“小子，你要不要帮助他们一声？”

童天琪冷漠的一笑道：“此岛平灭之后，童某也许会帮助他们从人间走往地狱去。”

“虬鲸”孟龙闻言一愕，道：“小子，怎么连日月帮也是你的敌人？”

童天琪冷冷的道：“童某早已说过，你与童某在一起没有什么好处。”

“虬鲸”孟龙咧嘴一笑道：“与你在一起，俺这把老骨头才有松弛松弛的机会呀！”

童天琪淡寞的道：“也许短活几年的可能。”

“虬鲸”孟龙霍然转头望着童天琪道：“小子，连你这年轻的人都不怕死了，俺已活了这么一大把年纪，难道还怕同你一起赔上不成？”

一丝落漠的笑意，掠过童天琪小巧的嘴角，冷漠的一笑道：“孟龙，以你的江湖经验，你应该知道世间只有求完成某些心愿，而不计较自己生死的人？”

环眼中闪烁着炽然而诚挚的光芒，“虬鲸”孟龙盯视了童天琪的俊脸良久，声音一变，沉重的道：“小子，那老和尚曾说过，你，不会像其他少年人一样的欢乐，假使，他们要是有所具备的一切，他们会觉得自己是人间的宠儿，但是，小子你却没有一点欢乐的自满的神色，老和尚曾说过，短期间内，俺不会知道为了什么的。”

童天琪：“他没有告诉你为什么。”

“虬鲸”孟龙道：“小子，你也同样不会告诉我。”

童天琪的星目缓缓转向远处的海滩，落寞的道：“是的，我没有什么可告诉你的。”

这时，“月华会”的人已走过海滩，最前面两个前哨业已到达礁石前，昂首阔步，毫无骇色。

童天琪见状心头微微一震，暗忖道：“月华会好严谨的纪律。”

就在童天琪转念之际，突听月华会两个前哨同时惨叫一声，双双栽倒就地，“虬鲸”孟龙见状脱口道：“着了那活儿？”

童天琪冷漠的望着前面不语了，只见那两个前哨一倒，后面的人并未因此而却步不前，仍旧昂首阔步，坦然而行。

童天琪见状又是一震，暗忖道：“想不到月华会的号令竟然如此严明。”

“虬鲸”孟龙见状忍不住脱口道：“奇怪了，已倒下了两个，怎么那些小子还知死活的往前走呢？”

童天琪向洞外二十丈外一块石顶上扫了一眼，道：“此岛之上，一定是失去了主持之人，否则，他们不会这么早就发难，你看，又倒下了两个，假使有主持人在此，他们该出面了。”话落向身后看了一眼道：“我们得离开这里了。”

“虬鲸”孟龙一怔，道：“这里不是很安全吗？”

童天琪冷漠的一笑道：“有人要从里面出来了。”

“虬鲸”孟龙一愕，道：“谁？”

童天琪拉起他的巨臂，猛然跃身向二十丈外的高石岩射去，就在这时，洞内传出一声震天动地的怒吼声。

两人一落地，迅捷的向后扫了一眼，一看之下不由一怔，敢情两人身后竟是一处垂直而下，直达海面的断崖，童天琪见状阴冷的笑了笑，道：“这里该是本岛的背面了，我还当是这高岩下去，还有一块广泛的面积呢，这么一来，血龙要毁灭此岛更容易了。”